

心/香/一/瓣

么妹儿，快来尝



汪淑萍

记事以来，母亲和父亲饭前总是先喝一点儿酒。他们共用一个土碗喝酒，你一口我一口慢慢地喝。家里家外，他们都是这样。我们给父母各倒半碗或者半杯，可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们又是在一个碗里或一个杯里你一口我一口地喝。当我们发现这个秘密之后，就任他们共用一个碗和杯。父亲幻化为天上的星星后，母亲喝酒就感觉没多大乐趣了。

清瘦的母亲没有了父亲的陪伴，我们的心里很不好受——尽管我们常常回家，尽管三姐常陪母亲喝几口，尽管每天还有我那喜欢酒的弟弟陪着喝，但我们谁也代替不了父亲啊！

父亲在母亲面前像一只老猫，我们五个孩子像一窝小猫，全都害怕着母亲。父亲喝酒时不敢多喝也不敢不喝。喝多了母亲怕他醉，喝少了母亲怕他有病。

父亲喝酒时，第一口总是让我母亲先喝，不然我母亲就唠叨着父亲把她给忘了不给她酒喝了。我父亲哭笑不得，他觉得在孩子们面前没面子和有失威信。父亲说：“都是你们的舅舅们把她给惯了的，还有你们外婆，我也将就了她一辈子！”父亲虽然在牢骚，可满脸幸福的样子。

年老后的我父亲，有时明明喝得好好的，他忽然说“我不想喝了”！看看父亲的眼睛就晓得，他分明是想把杯里最后那口给我母亲。那时我就想，母亲把爱的密码怎样悄然传给我父亲的呢？

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我家第一次喝啤酒，母亲端着碗闻闻，皱皱鼻子，小心谨慎地喝了一小口说：“这也叫酒？变味了！”边说，边把啤酒哗哗地倒进漏水缸里。

母亲不喜啤酒只喜白酒。你说这白酒是三五块钱一瓶的也可以，说几十块一瓶的也行。不过，太贵的酒她就舍不得喝了。她说，“一口喝去那么多钱，实在有点可惜，我过过酒瘾儿就好了。”

问母亲什么酒最好喝？她说，“还是小时候的酒好喝，你么外公、你二舅烤出的高粱酒呀！啧啧……”

趁势问母亲是怎么学会喝酒的。母亲说“天生的。那还要学？他们的酒一出来就喊‘么妹儿，快来尝’，就这么一尝一尝，尝到……”母亲的眼里挂满了泪珠儿，五个哥哥对她的爱，除了悄悄放开裹了又缠，缠了又裹的长脚布，就是给她一口一口酒尝。哪知这一尝，就尝到自己儿孙满堂。

是的，我有个二舅——酿酒的二舅——从没见过面的二舅。母亲说他婚后不久就当兵离乡了，然后听说去了台湾。没有二舅消息，外婆哭瞎了。

母亲说：“你们几个舅舅都喝酒。小时候，我在酒缸里给他们舀酒，揭开酒盖，我总是先用手指蘸起酒尝。”母亲说时得意之极。哦，我小时买豆瓣甜酱也喜欢在路上蘸着尝，原来此动作是来自母亲用手蘸酒的遗传。

依稀记得，被酒浇灌长大的母亲也醉过，是我父亲把她从皮家街街口处的五一饭店背回家的。喝了多少？母亲不说。很多年过去了，我的母亲终于既大胆又骄傲地承认了那次她喝了二斤白酒！我父亲、我大姐三姐证明说这事是真的，那是我母亲四十岁生日时。

慢慢地我知道，母亲饮的酒不是酒，她饮的是火辣辣的情爱和对亲人沉甸甸的思念和牵挂。

我常常打探母亲和父亲为何要到涪陵定居，他们都笑笑不说。直到母亲九十岁那年从涪陵到重庆我这里，她才告诉我她真的是从乡下逃婚出来的。她不喜欢媒婆找的一个智障人，尽管他家确实殷实富有，但两岁时订下的娃娃亲不是她想要的人生。从大山逃出来的我的母亲，她非常享受父亲数十年来一直坚守着的爱的诺言，父亲总是用磨剪子、戥菜刀、修雨伞、配钥匙的钱维系生活和给母亲买酒。

我母亲说：“你爸是遗腹子，我出世一个月也没有了父亲。我没有了五个哥哥手足情深的爱的偏袒和呵护，你爸就将就我、宠我、哄我。”是啊，在他们相守近七十年的婚姻生活中，父亲主外，母亲主内，穷是穷点，四个女儿穿得光鲜，四十六岁时，母亲还生了我弟弟。

母亲在重庆的那些日子里，除了给我聊点老家的陈年旧事，我也常和母亲在阳台上自己种的花花草草。五月里，甘蔗老高了，睡莲没开花但叶子有巴掌大。母亲叫我小名说：“五儿，昨晚打雷，我梦到你爸爸了，他像平时一样，在那边还喝酒。我看不到他脸，但看得到他头戴一顶歪草帽。”说时，母亲在笑——像过去和父亲喝酒时的那样的笑。

母亲又接着说：“我还梦到你二舅，他从台湾回来了。”话说完，母亲眼睛红红的。她反复强调说：“五儿，这次我真的听到我二哥说话的声音了。”说什么是？我问：“他说，‘么妹儿，酒做好了，你快点来尝啊！’”“后来呢？”母亲说：“后来……后来……后来我哭、我笑、我骂、我捶我二哥的背：‘你说，你说，你忘了我么妹儿几辈子了？’”

“再后来呢？”我问。

“我二哥端着酒碗说，么妹儿你莫闹，我回来了啊！”

两只蝴蝶在海棠花上飞来飞去，我告诉母亲说：“妈，你看这两只蝴蝶在飞，真的是我爸和二舅回来了。你听它们在喊你，‘么妹儿，快点来尝。’”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往/事/回/首

感谢一句话



任正铭

就那么突然，前几天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病了，癌症，属肺癌中的小细胞癌。这可是我交往了几十年的挚友，我忽然意识到生命是多么的脆弱啊。平时他们都注重锻炼，注重养生，可一旦重疾来袭，都是不堪一击。

我就油然想到了自己。人们常说“皇帝爱长子，百姓爱么儿”。意思是在多姊妹兄弟的家庭里，最小的那个孩子会得到父母更多的关照，集全家人的宠爱于一身。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一个事实，因为父母生育较多，家里最后那一个孩子可能身体不如前面的哥哥姐姐，抵抗力差、体质虚弱是常态。

很不幸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据母亲讲，我小时候，一次发高烧到四十多度，吃什么药也降不下来。有一晚我烧得糊涂了，半夜起来小解，竟对着地上的鞋子撒尿。母亲问你的鞋子呢？我用手向上指了指，回答“天上”。

就在医生都以为我要夭折在四岁的年龄时，不知我母亲从哪里弄到一种叫“盘尼西林”的针药。一针之后，我缓了过来。那次差点致命的高烧，从此给我留下了支气管炎的后遗症。由于体弱多病，我小时候就期待能活过25岁娶媳妇，不然婚都没有结，这一生太不划算了。

1992年冬的某一天，我不幸又住院了。办公室同事照例带着慰问品来慰问。由于我经常住院，他们经常来看望，聊的话题也不再新鲜，气氛常常显得有些沉闷。几天后我出院了，星期一刚上班，一位女同事看着羸弱的我，很认真地对我说了一句话：“身体是自己的，还是要自己爱护”。

这样的话对于别人来说可能就是云淡风轻，一带而过，而那天我专注地看着她一脸的真挚，顿时思考了起来：我爱护过自己的身体吗？抽烟，是身患呼吸系统疾病的我几十年来形影不离的习惯。岁月在烟雾缭绕中慢慢过去了，每次体检见到肺上一系列问题的报告，总是心惊胆战，不知灾难什么时间爆发。

就是那天办公室女同事的一句话，如同电光石火，突然唤醒了我对自身健康的重视，或许是对生活的热爱，我决定戒烟了。我不像别的烟民戒烟那样艰难，没对任何人说，第二天就再也没有抽烟了。尽管我知道几十年过去了，假如现在抽起烟来，仍然会享受到抽烟的快感，可我一直叮嘱着自己再不能抽烟了。我的从少年一起到青年的两个同学，一个是画家、一个是船舶设计师，也是和我患的一样的疾病，生命分别定格在了45岁和55岁。他们直到最后的病床上，也还在抽烟。

我感谢一句话，其实就是感谢一个人，感谢曾经的那个同事，她是对我有恩的人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生/活/随/笔

偷得酷暑半日凉



黎洪伟

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，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！”而在炎炎夏日，为寻一处清凉的避暑胜地，只愿，山不在高，有树则名，溪不在深，有水则灵。经过几天的寻觅，终于找到兴隆杜家河小溪流，这一方有山有水的消暑避暑之地。

这条河，在枯水时节，也可以看成一条小溪，源头来自华蓥山脚下的涓涓细流，一路聚溪成河，向南汇聚于观音洞水库。也许是得益于华蓥山的庇佑，水流终年不断，而杜家河就在它的中腹地段。

不惧下午依旧似火的骄阳，一行十多人，来到杜家河溪谷的谷底。把车停好，便迫不及待地朝河边而去。穿着凉鞋，踩着奇形怪状的鹅卵石，任溪水滑过脚面的每一寸肌肤。有捷足先登的人们，早已经搭好帐篷，备上桌椅，品着美食，占领了阴凉之地。

河道上，来来往往的游人三五结伴而行，穿拖鞋着短裤，手拿网兜，与河水里的鱼虾斗智斗勇，玩着捉迷藏的游戏。耳畔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，伴着轻风在河边飞扬。彼此追逐与被追逐，尽情释放或寻找童年的纯真与快乐！

累了，可以找一块石板坐下来，把膝盖淹没在流淌的溪水中。水流从上而下，投影着两岸的青山绿树，仿佛一条碧绿的玉带，轻盈而灵动，溪水流淌，每一滴，晶莹剔透如珍珠，抚慰着这里的一草一木，一山一石。凭借河流的滋养，两岸青山葱翠，绿树成荫。

抬首，蓝天上，炙热的太阳像火球一样，追着云朵一路向西山而去。光线，从云层的缝隙里投射下来，映在山上，依旧可以气势磅礴一泻千里，停在水面，在流水的荡漾里，映出粼粼波光，晶莹而耀眼。低头，掬一捧清凉的溪水，看白云蓝天的倒影在手中摇晃，凝目久视，心手合一，透水的清凉，内心也随之一起摇曳！

呼吸着两岸植被给予的负氧离子，闭目养神，把身心放在河水里洗涤。曾经，那些烦恼与不悦，仿佛被流水过滤之后，变得纤尘不染，一切似流水，又可以继续轻装前行！

偶尔一阵凉风吹过，惊起婆娑的树影，轻柔地不留下一丝痕迹，像这被溪水冲刷后的鹅卵石，洗净铅华，摒弃俗世，干净而清澈。

在夕阳的余晖中，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这一溪碧水。可是，内心却流连忘返，依旧在水中荡漾！

(作者系渝北区作协会员)

诗/绪/纷/飞

高铁上



李小强

风景是治愈静坐的最好慰藉
即便是连续不断的沙丘连沙丘的地方
因为只有凝望
才能见到一个又一个前方
见到一路熟悉的地名
见到从未谋面的景况

每一个车厢都有相同的表情与身姿
差异在他们包括小名在内的名字与籍贯
有稚嫩而又总是生发激情的青春容颜
疲倦到灵魂深处的毫不在意他人的睡觉
多年相伴而总是默语的夫妇对望

三步之内都不想离开母亲的幼童的依偎
神情一直凝固但内心波澜不断的成年式沉默

速度是一车人共同的载体
当高铁相向疾驰交错的一瞬间
一种仅仅毫秒刹那的微微颤抖
迸发出一种钢铁的力量
一种坚强的情绪在铁轨上蒸发
直至渗透到血脉
然后张扬在睁开的眼光

(作者单位:大足石刻研究院)